



内地出生，中国香港长大，混迹奢侈品圈的大中华女子，现任周生生珠宝品牌总监。

一个中国戏曲的狂热爱好者

文：石崢

我一直是中国戏曲的狂热爱好者。以前认识我的朋友很难想象一个生活在现代大都市、在时尚界工作、个性风风火火的职业女性有这么“老土”的喜好。从另一侧面也可以看到当年中国戏曲的生存窘境。

昆曲、越剧、京剧、粤剧、歌仔戏、各路梆子、黄梅戏、豫剧等等，都是我爱听爱看的中国戏曲，由于频繁出差，进剧院的机会难得，上海和香港的家里有一大堆各类戏曲的碟片，和戏曲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。

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末期渡过童年，从小能听能看能学的是慷慨激昂的样板戏和革命电影，横眉竖目，高大朴素，没有性别的革命者形象占据着童年的娱乐生活。忽然有一天，在电影院里看到了越剧《红楼梦》、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黄梅戏《天仙配》、《牛郎织女》，评剧《花为媒》，豫剧《花木兰》……缤纷的色彩，美丽的女伶，华丽的行头，妙曼的水袖，优美的旋律，优雅的唱词，迷人的步法身段，缠绵悱恻的故事……少年的我，根本是看到了一个迷人的美丽新世界！

看了一遍又一遍越剧《红楼梦》，听说原著更吸引人，便找到小说在被窝里打着电筒阅读。只有小学五六年级，对半文言文似通不通，囫圇吞枣地读了一个半懂不懂。大观园里的女伶排练《牡丹亭惊梦》里一句“良辰

美景奈何天，便赏心乐事谁家院”，听得黛玉痴了，也让《牡丹亭》、《西厢记》等剧目深印在我的脑海中。来到香港，一本本古典戏剧的剧本都读了个痛快，八、九十年代是中国戏曲最青黄不接的时代，只能想象那些优美的剧本在舞台上的风采而无缘目睹。

九十年代香港中文大学致力推行全人教育，必修的通识教育课程竟有昆曲供报读，第一时间报名去领略水磨调的温润悠扬。虽然只有短短一年，学了《思凡》、《游园惊梦》数曲，昆曲的魅力使我深深着迷。暑假还和几位同学一起到苏州拜师学艺，亲眼目睹昆曲演员和剧团的经济困境，为着四百年历史的昆曲前景担忧。此后凡是昆曲在香港表演，我都买票看戏，以尽支持昆曲之绵力。随着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政府和海内外文化界都注入大量资源和心血，制作精美的足本《牡丹亭》、《桃花扇》和《长生殿》纷纷在国内外掀起热潮。乐见昆曲又成了文化青年和都市小资时髦的爱好。

古典戏曲程式化的表演，留白的布景，虚拟的形式，精美的戏服和悠闲的节奏，无一不表现着中国的传统美学和生活艺术。那些美丽虽然不属于现代，但所传递的忠孝节义，一往情深和善恶有报，却仍是纷纷扰扰的现实社会中，大家愿意去相信去追求的美好价值。